



过年了

过年了
空气弥漫着欢乐的味道
天气晴好,红灯笼,红春联
大人们放下手中忙碌的事

守岁

石 颢

我家除夕夜
的守岁,守的是家风,
传的也是家风,代代相传。
我家家风,由一代人口传心授。

果糖均分他们。晓事的孩子们,又各自分得的水果糖给祖父、祖母、叔叔、婶婶、父亲、母亲吃。

年夜饭桌上,父亲兄弟六个一起给他们父母照古规矩磕头拜年,再依次孝敬他们父母过年的压岁钱。

我家的岁从吃过年夜饭往正月初一天亮的守。大人守岁,是为孩子祈福,让孩子平安成长;孩子守岁,是给老人祈福,让老人健康长寿。

不借钱,多救济寡孤独,支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他故去后,村人都念叨他的好。还有一位,是祖父的伯父,是位省级优秀教师。

祖母在祖父谢世十年后辞世,时光到了信息发达、物质丰富的时代,舌尖上的美味甚多。

父母离世后,我的除夕夜仍承从前的过。就我和儿子看来,一家共度除夕夜的家风永远不可或缺。

浸透着乡愁的车票

眺望远方的窗口,思念被年味浸透
走在异乡的大街
蓦然回首
哑然一笑更浓了乡愁

徜徉在春天

煦暖的阳光洒满庭院
清脆鸟鸣声唤醒迎春花
一股锐不可当的激流
正从心底不断地喷发

蘸一抹墨香
写出岁月里的芳华
聆听古筝梵音
日子在字里行间悄悄发芽

冬日

冬日的阳光,淡淡地洒下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万物沉浸在这宁静的美妙中

雪花落

园子里的白菜耷拉着叶子垂在地上
它不是怕冷,而是用最低的姿态
向人们奉献出最甜的味道

除夕

打开门,让烟花在最后一页日历上
照亮团圆。团圆不睡,团圆
在春晚的中国红里喝酒守岁、唠家常

我们是一群归乡的候鸟

我们是一群归乡的候鸟,纷飞在隆冬时节
空中,大雪漫天;大地,纯洁无瑕
严冬料峭,北风刺骨

我们是一群归乡的候鸟
东海西域,南国北疆
我们飞翔,我们栖息

父母亲,故土乡音,
几回回梦中呼唤,几回回醒后泪下
归心似箭,万千游子不惧凛冽

我们是一群归乡的候鸟,立春时节
周期性迁徙,进行温暖的流动家,在远方;亲人,在期盼

归途的温度,渐渐升起
回乡的候鸟,用脚步
铺就温暖的回家路

北风,传来妻儿的呼唤
春雨,润泽游子的渴望
白雪,铺陈父母的白发
融入眼中,化作春节团聚的佳酿

博茨瓦纳大草原上的一场搏击

郑玉超

夕阳西下,广袤的博茨瓦纳大草原上,一头花豹正伏在高高的青草丛中,死死盯着前方行走的一群野猪。

那肥膘,厚实极了,抓到它,将是多么丰盛的一顿晚餐啊!花豹边心生暗喜,边等待着最合适的出击机会。

小心翼翼的花豹还是得考虑周全。终于,那只受伤的母猪与同伴们落下了一段距离,花豹觉得机会来了。

就见花豹风驰电掣,发动了雷霆突袭。听到脚步声的野猪们转头一瞅,见是天敌花豹,忙四散奔逃。

花豹心底里乐开了花。可它高兴得还是有点早了。它怎么也想不到,一头雄野猪居然怒吼一声,掉转过头来,露出长长獠牙向花豹冲杀而来。

世上哪怕再弱小的群体,只要有勇敢智慧的领头者,往往能团结起微弱之力,迸发巨大力量。



高翔

阴的刻录。据科学家们考察,这里是中南省唯一免遭第四纪冰川侵袭的低海拔常绿阔叶原始次生林,也就意味着,小溪是从远古走来的一块地域,这里众多的绿,就一直在繁衍生息着,但却又让人感受不到这种繁衍生息的变化。

让你恍惚的,还有这里的静。在小溪,你是感受不到喧闹的。昼里,林间是幽静的,溪岸是寂寞的,阳光闲散地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只有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鸣叫,鸣声细小的是麻雀,那叫声像碎碎的野花,在枝头忽而盛开又忽而凋零,是那么悠然;鸣声粗重的,是苍鹰,像牡丹花一朵朵地盛开,又一朵朵地枯萎,叶尖上的露珠,随即就沙沙拉拉地滑掉进泥土,那声音仿佛是宿雨踩过树叶。而到了夜里,万籁俱寂,只有猫头鹰的叫声,偶尔叫一声,那声音似清风,倏然于26000多公顷的小溪夜色中划过……

在这样的宁静之地,居住的人家是不多的,仅有几户人家像山里的蘑菇,冷清,安静。这些人家的屋坎下,几乎都有一条蜿蜒的清溪,溪水就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清冽地滑动。而一条炊烟就在人家的屋顶上,像水中的海带一样,一扭一扭地向上,向人。人家的屋檐下,如果是秋冬季,定会摆放几个形态各异的枕头瓜和白色冬瓜。瓜果旁的一个烂木桶上,会有一只花脖子猫咪坐着,眼睛眯着,似睡非睡。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细鸡崽,围着主人咯咯地叫着,向主人讨要着饭粒。而夜晚时,在坪上闲话家常,那屋里的灯火,弱弱地散出来,很温暖,很可亲……好一幅乡野生活图景。

在这样的境地,走着,想着,你不知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光阴的流转,心底蓦然慨叹:今夕何夕?

小溪国家自然保护区,一旦走进,你就恍惚了。让你恍惚的,首先是这里的绿。小溪的绿,是国画里那种粗犷的泼墨,浑厚,饱满,酣酣畅畅,大气磅礴。人在小溪,目光所及,皆为绿色,毕竟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92.75%。近处那树木、草丛、藤蔓,甚至石头和房子都是绿的。远处那起伏的群山,仿佛绿色的波涛,人在群山里上山下坡,仿佛在绿色波涛里无助地漂泊。

而小溪里的绿,绿的丰富。青桐树叶、楠树叶是墨绿的,新发的蕨叶是浅绿的,新发的石栎叶是嫩绿的……各种绿相互重叠,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处看是各自为阵,但远望,层次不同的绿,则又浑然一体。

但更重要的是,小溪的绿,绿得长长久久。因为这里是亚热带低海拔常绿阔叶原始次生林,一年四季里,都被绿色统治着。春天来时,它们绿着,夏天来时,它们还是绿着,哪怕是秋冬里,它们一样都绿着。这里似乎没有四季的流转,没有光阴的刻录。

腊梅非梅花,在植物分类学上,腊梅属腊梅科,而梅花则是蔷薇科植物。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腊梅,释名黄梅,此物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开花,香又相近,色似蜜蜂,故得此名。清初《花镜》记载说,腊梅俗称腊梅,一名黄梅,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放,其香又近似,色似蜜蜂,且腊月开放,故有其名。

腊梅花,朵儿小、单薄,花为蜜蜡色泽,黄而滋润,就像晶莹碧玉。那腊梅花色,仅为黄色,而梅花颜色有白色、粉色、深红、紫红等,可谓缤纷绚烂。

嗅觉上,也有不同,那腊梅的香气浓烈,弥漫气息,穿透肺腑,不像梅花的香,是一种隐约的散淡清香。有诗说腊梅之香:“枝横碧玉天然瘦,恋破黄金分外香”。我常采几枝腊梅,插入房间书桌上的花瓶中,那浓香弥漫,让人神迷荡漾,欲罢不能。那花香,让我想起桂花香,其实比桂花的香,多了点寒意中的彻骨,浓香袭人,更加沁人心脾。

腊梅,还有两个不同品种的雅趣称号,素心腊梅和单心腊梅。前者,

腊梅为寒客

鲍安顺



花心无杂色;后者,花心有紫色条纹。这种素与荤的区别,正说出了腊梅性情,它让腊梅这种植物变得有了情趣。那腊梅,还有更丰富情趣的名称,如虎蹄腊梅、金钟腊梅、狗牙腊梅等。

我生性爱腊梅,爱它那那种密布枝条上的花朵儿,小精灵一般,虽没有姹紫嫣红,但温馨的一抹金黄,有微

杨叶泮泮

古保祥

隔着老远,便听到了风声。这种声音我在乡下的街道上,无数次地听到,隔着纸糊的窗户,树叶互相撞击的声音铿锵有力。

村北是一片杨树林,树干高大笔直。杨树叶如手掌形状,这样的形状平易近人,让人没有隔阂。我时常将杨叶擎在掌心里,叶子正好盖住我的手,每一片叶子上面都有纹路,与我手掌上的纹路一般无二。我曾经听同学们说手掌上的纹路代表着一个人的一生,每一条纹路清晰可见,可以预知未来,其实这不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杨叶响动起来,如鼓掌,更让人敬而生畏。

杨叶最为多情,因为杨叶最能代表春天,往往一阵春风掠过,杨絮纷飞,杨花四散,紧跟着,杨叶便萌生。杨叶开始时最为稚嫩,如孩童的手,轻盈剔透光洁羞涩,它们牢固地拽着杨树的枝条,信心毫不动摇,你想看清楚它们年轻时的模样,需要上树,骑着树干,紧紧地贴树身,杨树光滑,一不小心便从顶端滑下来,然后你的裤子线开了,肉出来了,周围一片嘲笑声,杨叶先笑,它们笑你的天真与烂漫。

我小时候曾经吃过稚嫩的杨叶,但生涩难嚼,需要焯水,将焯过过滤干净,但吃下去依然味如嚼蜡。

杨叶在古代可是个名角色。《诗经》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泮泮。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杨叶是为爱情而生的角色,杨叶一响,内心就彷徨焦虑,爱人不见,只有杨叶无情地在风中飞舞,一片赤诚之心,时光却在推移,怎不叫人心生惆怅!

郎士元《闻吹杨叶者二首》:妙吹杨叶动悲笳,胡马迎风起恨赊。

杨叶可以做成杨笛,杨叶卷成团状,放在嘴角处,轻声吹奏,声音便如天籁般飘来。但能够吹奏春天杨笛者却不是一般人,我曾经信誓旦旦地将杨叶塞进嘴唇下面,努力试吹,却毫无声音,而一个小伙伴,将杨叶片用两手轻击,与嘴唇相接,一首《塞曲》就让人动情动容。

在小兴安岭,我曾见识了无数种杨树的风采。意杨、胡杨、青杨、白杨、大叶杨和黑杨,它们在一张张张着身躯,如山一样耸立在祖国的北方,它们姿态昂扬,绝不向任何势力低头,它们的叶子如雪一样倾洒人间,让我这个在风中伫立的成年人突然间泪如雨下。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呀,在那个一览无余的秋季,成堆成片成魔的杨叶,如雪如发,在秋风的肆虐下,突然间毫无秩序地落下,砸在头上,跌在尘埃,我用手抓,用肩膀扛,用脑袋顶,试图阻碍它们掉落,但它们毫无留恋转身,而是按照大自然的生态法则,义无反顾地落,固执地落,潇洒地落,落在树根下,任凭雨雪风霜冲刷,成泥成粪成灰。